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圭峰集卷三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　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　瓊

謄録監生臣李永寧

圭峯集卷三

明 羅玘 撰

序

迎養逢恩序

今制在廷之臣滿三載始得推恩封其父母如已官然閒十數歳乃一覃恩始弛是限亦得封雖然維具慶維嚴慈偏侍可迎以養冀一得即闕謝以為榮然或遐遠

甚又不能必迎迎亦或不能必至至又多弗偶然則茲遇也其難乎今皇帝之十一年吾友戸部主事趙叔鳴急于東城之陬僦舍舍草具已迎其尊甫西津居士至予舍亦東陬也又宿舊因得交其父子間其冬十一月二十一日適覃恩叔鳴甫一載官也乃得侍居士以冠服明日入闕謝于時被恩中父子謝惟是二人凡恩則榮恩以希闊罕遇遇之又榮遇而無與為比又最榮假叔鳴曰舍館定吾其迎迎之居士亦曰舍館未定吾遲

遲其行則固江都始封君也幸至焉則固邸舍始封君也何由父子明日入以謝而退是榮也事有可得為而於其親顧不得為焉為人子者其容不悔乎夫有可徐徐為之圖者有不可徐徐為之圖者若此其徐徐之慢也不勇也雖然其亦不偶然焉閒居士嘗道杭也羈旅以市珍之光溢目也競市焉亦從而競市焉則江北所未有之書也歸以付叔鳴日夜服習之景象而行之叔鳴遂猋然馳翩然而翔去若不可羈馽者至于今又若

淼然不可以端倪退然於勢與利若怯而遁以避者何昂昂其高舉也天下之勇者也其性之然乎學之然乎容亦有教之參存然乎若曰教也居士其自取之而自享之者非乎可賀也予勇不足以決鬱於中且六年於叔鳴出監漕于德州又奉居士漸以南也則會之不可常也已因發而追賀之

姚氏家乘序

慈谿姚氏家乘成廣西提學僉事英之所作也其曰乘

云者若車之乘以載焉者也亦晉之乘之云也英之子
校禮部所得士因得縱觀焉其制首世系英之曰伯父
叅政所修慈谿新譜在斯譼則乘之輿也次列誥制一
勅制二廷試策問二英之曰先後所得諸朝者在斯譼
則乘之軾也所馮以敬焉者也次列表二序一策問三
啟一賦一行狀一詩三英之曰先世之手澤在斯譼則
乘之幰也仰而朝夕者也又次列誌銘一序三詩十英
之曰諸先宗工為吾氏作者在斯譼則乘之帷也華孚

外而蔽乎内者也予曰噫善哉子之取義於乘也然試思之族之生生無窮也日載乎其中其為任也甚重而歷于千萬世其為道也甚遠以甚重之任而行甚遠之道吾見汚池沮洳之阻飛崖絶磴百折之險風雨晦冥雷電氷雪之遭寇爭戰鬬猛獸蟲蛇之戹日相尋乎其前以為乘之灾者葢紛如也而可以言至乎故必轂以持之必攻也輪以運之必員也馬以駕之必良也御以御之必法也而或其持之也以匪攻之轂而運之也以

匪員之輪馬也非超逸之良而御也無範我馳驅之法則吾為爾乘危矣惡在其無覆也哉夫心也者轂也智也者輪也才也者馬也而又一脉重厚不震不動以為家法也者御也而皆備焉則夫輿也軾也幰與帷也可以無虞矣而乘之為道得矣雖舉天下之乘可也獨姚氏之乘乎哉英之不覺齗然笑嗒然而無辨欣然書於後以為序

賀朱天錫齊壽詩序

金臺朱君天錫俞生昂之婦翁也今玆九月既望丁未年六十昂將賀之越三日庚戌蔣孺人之年亦如君於昂為婦之母昂欲襄賀意出諸牲牢玉帛之外匪詩歌不可得邢文龍為之倡和者凡幾帙成以其期往文龍謂括諸詩而序之於予為宜予知君蘇人也再世燕籍遂為燕人有南北之族善操奇贏如矢注的如樗蒲呼盧有往斯獲有擬封君之富入粟為郎有冠服之榮趾美於戸庭連壁於他門有子嫜之盛飛甍傑棟于尺五

之天有第宅之安出有輿馬之華入有樽罍之奉而又日分禁署之光歲挹蹕道之塵炙於貴鍾鼎之制習焉親於賢禮義之澤漸焉蘇雖東南勝處藉君生之未必能違之而來來而商且仕未必能如是其久又安有是也況今天下如足支而鼎安京師鼎象也民之最幸者生其中目不覩旐旟耳不聞金鼓不撫耞耒不勤四體而坐享四方水陸之精華而以恬以愉夫恬則心澹然而本真不摇愉則體充然而外耗不入而夫人皆可壽

也如君之富可以釣取榮名厚自奉養得賢而嗣之而南宗向榮可以反可以無反者是君也宜其恬愉之獨先于人而有以及其與居者與居之邇者非獨人乎其偕老也又何足言耶管絃沸然中冰玉烱然照人而壺觴奕奕可無歌以侑醉者乎有及於斯詩也必知予之所以序

送饒及之分教望江序

臨川饒及之往分望江縣之教及之在臨川固魁梧奇

士少壯時每三年必以禮經與十三郡之士角禮之士不及易詩書三之一故皆聞及之名及之固自負士亦推許若出一辭曰及之其匙哉乎至名出曉及之竟寂然歸臨川復為諸生㕘自天順戊子至今壬子其歸如是者十而及之已如逐北之兵不可言勇抑志就貢而來見予京師日入二毛予大愴也予昔見及之北禪僧舍中畚土為砌砌上種菊數十叢對哦其間若能遺外聲利而且笑且言盈盈于函丈間皆來學者也予察其

無倦色竊念曰教道固如是然及之之學必為進士進士例不尸教事不可以抑也及今二十餘年乃甘與衰暮之士百十羣試教官于吏部部糊名翌日送院院學士西涯李先生主校予亦與焉西涯得及之卷不覺喟曰是固進士也烏得于是惜之而首列焉部乃以教是縣蓋優之也夫翰林極天下之選而西涯時又以文鈔天下未聞妄所許可而顧於及之乃爾視諸疇昔儕輩徒以附和一辭者彼以耳此以目彼以私此以公脫然

負遠借及之得一薦而與天下之士並逐於西淮掄揀之下其於進士也何足多耶世固有遇不遇皆天也可嘅也夫雖然予亦粗識教道於僧舍矣及之行也尚亦為國無倦

壽英國太夫人八十詩序

王公師傅妃夫人之爵本兵機務節鎮藩違之任子壻女甥孫曾之昌自耋徂耄之壽康寧恬裕之休恩命禮數之隆萃於一家際於一時而又合於一身以為慶今

惟英國太夫人乎夫人晉人也歸定興忠烈王為夫人王為公時以身殉國難夫人鞠遺孤今為太師英國公而仁廟敬妃其女也太傅保國公征南黔國公清平伯其壻也而永順伯安昌伯又其孫壻焉太師本天下兵掌機務天子方毗倚焉而太傅亦都天下兵馬黔公殿南徼清平永順皆當戎寄七孫二為執金吾爪牙在天子左右每入閤問起居垂魚鳴玉鏗然委地夫人亦領之而已永樂甲午九月十日夫人生於今為八十拜太

師太傅於庭五爵之貴駢乘連袂而至二三元老館閣諸賢皆賦詩為壽在館諸生黄元王傑亦相倡和以鳴其盛謂得予題之亦可登其堂也予憶太師同史事時每道太夫人之康裕日飲宫醪數勺餐飯尚幾匙目誦佛書烱如也予謂此其壽徵已而果然然其最王以忠教太師以道經邦國毓成敬妃之徽音太傅黙公成安定之功赫然於中外其於理道有潛補也夫有隱功必有顯報功惟彌隱報亦彌顯此其爵賞名位蔓延絲繫

於戚屬毛裏之間而壽考康寧饗於其身宜也昔魯成風於莊公為令妻於僖公為壽母國人歌之而夫子列於清廟那頌之什亦未聞其以勗王勗莊以教太師教僖如夫人者是宜褫令壽為夫人號而元老諸賢匪那頌之宗工伊清廟之詩人也予與諸生其擊瓦缶於疏越之側者乎

壎篪迭鳴集序

百愚子吾友也官既困頓而詩益雄人之知之以詩或

忘其官也其兄半農拙齋遺菴皆以其詩鳴益其清逸在野得以肆為之以成先訥菴君之遺教者其暇倍於百愚百愚則人方英英然如雲之無可繫著而望之也亦不得不為之耳而四人者詩遂相埒成一家言而並鳴于時百愚在渤澥予過焉摘其百二以示使評之時獨半農之響絶於其人之云亡而其餘則奇音競發爭為長雄勍敵也誰得而低昂之雖然吾見其氣益如此至其天性之真所以推服敬讓更和而迭鳴者未必不

私幸其家之有是四人者且同出也凡物之有聲者其鳴也亦有不得已焉然而淒然悲者人傷之啣然微者人厭之犀然皡者人鄙之彪然吼者人畏之若夫蜚大屋拔大木而訇震於六合顛黜之中破山舞石擊撞於百川沸騰之日頽耳㲉眼飛神褫魄人亦孰幸其有是聲哉至於終身聽之而不厭者樂聲而已而樂聲之中又有倡和而迭鳴自為伯仲者壎與篪也詩曰伯氏吹壎仲氏吹篪而世猶以之況夫人之為兄弟者則兄弟

之能倡和以鳴者不其尤似者乎宜人喜而聽之甚於樂久而傳誦之不止於凡為詩者而已予謹評之曰壎箎迭鳴集而又感夫紙筆之不好則不能以鳴鳴之而墻可闚也亦不暇以鳴鳴如戛釜撞缶㸦然其聲使人坐睡掩笑者雖鳴不鳴也皆可悲已百愚明之馮氏尚書郎守揚州坐累謫鹽司尚朊然不知為謫也獨一時詩之雄也夫

送王資博考最還治詩序

王資博以吾同年進士出知平陽縣吾不知平陽也知吾資博學廣而才優廉毅方正可重負荷庸止於為縣而已作雜文期之且以為别既而閴如異域一介之使不入吾第而淛東西稱治縣有平陽吾又不知資博也徒知平陽矣今年八月自其縣來考績見其昔之渥也殷胦也皺容服闇然殊有悴色吾不必知資博也知為縣之勞人而悴人之貌有如此淛東有治縣也宜哉然於予心不能無慼慼焉及資博歸縣之湯生遍求館閣

省寺之詩歌之亦及於予夫生士也士居鄉校羣坐嚚
然議其長佐寸長尺短口伐劒刃䚡䚡然長佐持三尺
法以臨其父兄族屬家之慘舒寄焉尚不能以制使止
也況生已寓于斯環觀其身一無足顧慮者乎立睨資
博資博亦將安之又其桀驁不遜亦誰與校哉生皆無
於是且汲汲於其長恐公卿忽其隱而不知也則縣之
欲報資博者寧獨生耶吾始閲資博之悴茲而更以賀
也今河決于東北而水溢于東南連數十城吏皆如資

博憂悴以從事吾猶恨其少也惜乎吾力弗能振之於生之請也徒發一嘆

上林春意圖詩序

送余邦臣歸青神有圖焉曰上林春意而繫以詩者長樂謝邦用作之林宗器又作之凡作者若干人然終不任為之引或曰予可也蓋予嘗竊一至上林者耳諸君豈欲予誇張而歆豔之以速邦臣之來耶予不敢也予之東馳西騖至於顛躓喪履者屢矣卒不得其門而入

及入而目已瞀瞀焉不能以注視也足已蹺蹺焉不能以周遊也伏於數楹之地而睨乎百里之遠其臺池堂隍之高深蕊宮桂殿之巍峩耶瑶草之吹香而琪樹之敷陰耶衆鳥之翩翻而羣獸之駓騃耶魚之躍于蒲而黿龍之遊於庭耶予已揮霍眩惑不能名焉而獨予郡之年力壯而聰明勇鋭者縱其所如往其於長卿之賦殆盡為目中物矣諸君不彼之問顧及於衰頽如予者欲聞所謂春之意不已難乎然吾聞邦臣之歸特以省

其太孺人非有兒女子戀戀之私而蚤夜持籌以治產為也肅敏公豐功偉望其起身亦嘗自上林者此邦臣所飫聞者也今公雖歿而其陟降之靈能無眷眷於其子姓乎况母之期其子也太上在名而膝下之懽亦不免以常兒畜之耳太孺人親見肅敏公之赫赫如此口雖未言其心寧忍置邦臣於公之下乎邦臣雖欲遲留信宿吾猶恐其不得也方今主上闢四門而上林之扃将洞然寅賓以入諸君與邦臣接袂一往觀乎濯塵纓

於暖浪重華帽於春風洒然醉春意而出也尚假於予言哉

送月樓楊先生歸姑蘇詩序

弘治七年夏六月丙子尚書刑部郎楊尚絅晨受制命于闕歸而尊翁月樓先生自蘇至制之下也葢封先生官如尚絅先生即得易褐以錦束腰以銀加頂以㘾未及解裝而已北面嵩呼如素貴者遭遇之竒如此哉吾二三輩於尚絅兄弟也以父視先生往候見焉吾已如

歷階以升高臨素輝於碧落吾於是而喜得月樓焉吾往時見尚絅軒然不羣巍然而上出洞然以明照于羣疑難辨之情雖其同官自以為不及也吾甚慕焉而莫求其端乃今始知之又吾嘗私譬蘇為國家廚庖之處而其歲入乃鬵釜盂盂中物也其民宜有以自老而無仰於他方則無事於遊遊亦不涉江淮以北而槎溪又在蘇之東瀕海沃衍倍他壤産入既饒而亭池竹樹觀遊之美亦其勢有不容以獨嗇者然而樓于水澤之濵

胷與月宜此則吾聞先生之獨高朗也夫高朗者之心胸與塵嚻紛華恒自隔去而又處夫有以自老俗皆倦遊之鄉七十一齡之翁水道四千餘里而就乎緇塵蒙蒙煩嚻之地亦何屑於是耶其必有天誘其衷而黙會寵光於倏忽者不然則奚以來來而差池之奚有是奇也先生蚤識尚絅為奇器教成之用於國為奇士宜有玆奇事以彰之尚絅其立奇功以報國耳此先生之心也先生歸都諫楊君大合羣賢飲酒賦詩以别予獨怨

移月樓而去我也故特為之序

澄江文集後序

太子少保澄江先生尹公既挾其所以用世者歸老于澄江之上而江濆之人士方幸公之歸而於小子後生有所造就也然而朝之二三老成靜而竚思作而會言學士大夫欲有所質疑而辨難與夫新進之士慕公之名而思識其面者又未必不私憾公之去也公之去也人之惡之而擠之也方其設穽下石之時寧獨一快於

去公而已耶至於得公之文而讀之雖其倉卒之際亦必終其篇而止而每嘆其難其心亦良是公矣而必為此何哉夫人有所惡者必先有所忌有所忌者必先有所畏公之文既為人所畏矣而又自坦易直諒潒無城府以葢藏之亦即發其英鋭毅果之氣以臨事即公雖卑官末屬不掛齒牙者猶不免焉於其害葢其文之著也而况日與要樞者居而已出其上欲免於忌且惡得乎公之得全以去而茲猶有以繫人之望者幸也今公

身日益佚心日益休益得以歛其精華而大放於篇章著作之間當必有出於其在位之日者夫以其在位之日而其文人猶畏而忌之則今之可畏者殆必有甚焉而所以忌者或可少逭耳又况後數十年今日之望公者亦湮淪物故而凡忌公者又能以久存乎至其所可畏者當煃乎獨在而與天地爭為久長凡附名於公文者尚亦有賴焉揚雄作太玄劉歆欲以覆瓿待之而桓譚侯芭獨信其必傳今之忌公者葢欲擠其身而止耳

禁不敢以歆之待雄者待公其亦有見矣乎惜其心未廣而謀之不臧可笑也石埭吳君德純來知公縣得公文一卷於公冠以公號曰澄江文集者將刻之以傳而俾予為序予與德純皆公之門人也敢俾譚與芭也專美於前哉僭書于後

壽族叔思忠七十序

吾宗在四石溪葢自侍御公之子析而居之吾前年免喪一過焉宗之老五六人以譜考之於吾皆為叔父而

思忠思憲思懋思愈又同出也樸厚而愿慤飲予以酒予方促裝北上行苦奮迅不能留而秉燭宵訪至丙夜已歷五六十宅啜茶計不下數十甌耄倪序拜興俯至疲甚矣雞鳴起盥就餔思懋而行於今尚能意貌其門墻池館童兒婦女奔追絡繹聚觀嬉笑如昨日者今年夏思懋來鬻縑都市將歸謁予曰子能記吾伯兄之狀乎予曰修而黟子能知吾伯兄之年乎予曰計今當為七十也笑曰嘻明年孟春之廿五日其果然矣然念吾

宗之五六十宅者扶老携幼稜稜而來與夫旁舍之夫娴連之屬其牽牲挈卣狙豩而割鮮者固已爭先而竢隙吾之庭亦既盈矣若夫祝蝦而嘉告葢亦闖吾門因陳而蹈襲以饕一醉者耳吾以俳優畜之幸吾宗之有吾子也能一灑螭頭之餘泚吾匱而歸驚肉眼以高仰振里耳以收聲吾伯兄春酒之醺其亦一快也哉予諾再拜書之

平陽馬氏族譜序

平陽馬氏初無廟也廟自良臣始初無譜也譜之亦自良臣始廟在平陽予不及見之譜成於京師予見焉蓋良臣欲見於予也良臣太學生年與予若然入吾室揖吾必降等不抗坐必東向不即賓位口吃吃自道弟子甚恭道遇下馬立道側予固辭佯諾而去後遇復然不少改予固無所取重於人而良臣乃爾思欲報之已而持其宮諭劉公之文示予蓋譜序也曰願有述予諾焉予觀太學之士幾千人搜經剔史作為文章以逐時好

而羣進取方汲汲然與日晷競而遊談謔浪玩日愒月皆棄於時者也而況惟譜牒是急有不笑其迂者乎然自吾覩之吾之父吾知之吾之祖吾知之吾之高曾吾能舉其諱亦可矣又進而上其世愈隔其知盍鮮夫其所以生生而至於有我者吾不知之可以為人乎此譜之所以作也嗚呼彼進取者視此果孰迂乎吾將賀良臣之獨迂也而次吾語於其譜之後

慶靳母太孺人序

吾寮有母在邸養者惟吾蘄充道一人充道丹徒人丹徒雖云南北孔道然尚遠京師二千里太孺人年七十有八以無疾疢之嬰嶺海之隔獲以迎養于斯而際恩封于今玆充道固私竊自幸以是賢於人也吾觀充道魁南畿至試春官對大廷又皆先多士入翰林職史事作為文章有兩漢氣是蓋丹徒近時所無而又敦渾深厚善自緼藉人視之退然若無能者吾固喜充道之將大有為必有賢父母如太孺人者為之也且天地之間

必鬱蒸塯坼而後祥物生焉葢不易生之也於人也亦然太孺人事温州君娠而弗轂或轂而屢殤而生道遂絶至於置姬他圖無不為之及宦温之日而充道生於是而凡為娠者十有六年亦幾五十矣人以仁者必有後歸温州而識者又以為太孺人十有六娠而畢竟有待於温葢温州有鉅海之浸丹徒有長江之遶合是二氣於其身而後生也吾又於太孺人生充道之竒賢充道也夫地為世而生祥母為國而生賢其致一也祥之

於世固無所大損益也而麟遊以名鳳翔以名且與斯世相為終窮凡壤累百莫與京焉然則太孺人享充道之貴將百齡以登于岸而後且有聞也今茲之封特其兆焉而已吾又於地之生祥其理同者卜之也充道之邸於吾為近而太孺人壽期乃茲月某日羣寮有酒在尊且有詩也將躋其堂而謂予雖陋年差長强使為之序

監察御史鄧君考績序

監察御史仁和鄧君良臣予之同年友也今年某月上其初考于其臺長翟公李公二公進吏於庭閱稽故牘而問吏曰二年秋京師大水決隍至陊其城三年復其高深上用旌賚時遣鄧御史乎曰然四年西城虞候奉若指使無宿姦偷内帑之積估為官食時遣鄧御史乎曰然五年湘湖積儲往稽其算新陳融通時遣鄧御史乎曰然二公喜相謂曰古稱迂儒債事非儒之債儒而迂之債也迂必泥泥必鈍鈍敏反也泥通反也斯債耳

矣至受責與庸夫等耳臺中人恒謂鄧御史通鄧御史敏其才識用之當有大過人者如今考其言果然世謂人難知人果難知哉盍書曰考上上乃符部上其績于朝時朝廷方難江西行臺之代詔選其可持節以往者二公又合謀曰江西賦出不加於全吳貢無包篚織皮珍奇之麗無齒革羽毛魚鹽磬具材木之富計其幅員不當川陝三之一而又無苗髳戎貊為之邉鄙甌婁窪邪互為歉豊無赤地不毛之歲土綿力薄無飛鷹走犬

彎強用長帶劒之民宜其易之而反病之非以其俗之酣於嚚耶噫嚚不足以病人而人自病之也禹之治水也天下之大患銷於行所無事而已庸人多事一方之嚚亦足病之悲夫臺中人恒謂鄧御史通鄧御史敏業已試其端矣既通且敏尚何多事之有江西必鄧御史行也明日乃以入請而同官劉公竒方為酒合羣寮樂二公之考稱君也是命適下公竒大喜曰竒事也上且知君矣可書使吏持送史院予知君舊也留其事又為

序以歸之

鄒氏隻輓詩序

隻輓詩一卷輓崇仁裕菴處士鄒用明附以王孺人故題曰隻輓云處士之子上舍懌持來示予予考其歲月成化十四年處士歿更十一年是為弘治元年孺人歿處士之歿於今十有八年孺人之歿於今為八年而詩又皆今之士大夫為之且非崇仁人也即崇仁當時哭其喪而臨于壙者今其零落凋謝將十五於其間其存

者未必能能者未必崛然興思而為之詩也況距崇仁數千里之京師哉古人以喜不慶憂不弔為塗人塗人云者或面而不相名或名而不相知皆可以為塗人而非若此之相越且疏也以過於塗人之疏而為痛哭悲哀之言其為不情也亦甚矣而亦何貴哉予因謂懌曰宜毀此懌泣曰毀良是然而不毀亦有道也驥之行也一日而千里青蠅附於其尾亦一日而千里不然尋丈間營營一物而已矣今吾附吾親於是安知不有驥也

耶吾為親佞也不知其他予恍然思其言甚質為之書其事

學古劉先生榮壽詩序

學古劉先生吾始不知其何如人或曰敬齋之子也敬齋之潔已近世來一人而已其判金華時體無完衣而寒之劇也温足以酕醄蒿加手於其上至不可忍則貸民之毳褐以行歷數置而霽裹而識之郵以畀其民而其守雄也輒與過閹抗抗至閹怒而搏互無少遜閹以

聞逮至闕皇帝赫然南面清問之逆鱗之下無爽其初而亦自是不復歸鄉井先是母喪不能舉女之不能歸者三人身後有遺悲矣賴先生勤身節縮授徒取直日就補苴而喪之葬妹之歸田廬之可生者亦既鞠育夫今鄉進士御史君二人者嶷嶷然以長也而又自能起名鄉書教武昌武進有成擢至翰林孔目年未六十而歸又二十年乃以御史之貴為封君與王孺人偕榮于燕閒歸宿之境明年年八十矣尚無恙也日猶課諸孫

以燕冀劉氏於無窮嗚呼敬齋之盛盛矣然於劉氏若無預也而劉氏微先生將不為編泯乎不可得也御史同予丁未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先生自家以十詠抵御史屬予和予覽其體裁類杜甚愛之又聞其深自秘重不輕以畀人意氣嚴毅不減父風其不蹈父之軌者葢其所遭之時不同而然耶抑亦天之所以福劉氏也劉世籍安成湖之最西境於京師為僻遠先生未封時御史按雲南嘗一便省之兹而再閲數月是為明年暮

春之初又御史思歸省慶時也先生雪髮繡衣晚榮而壽御史歸乎樂也然其自所抱負終身局於支撐劉宗若斷而小之今已無及矣誰無追惟而鬱鬱者則其所倚重於御史獨飽於其一歸而已耶予知御史最深故不避而發此序之以為先生壽言而不文則珠璣爛然有以掩我亦固非以文為競也

送楊君知新喻縣序

進士始仕必達官豈惟自祈其然人亦莫不祈其然南

部郎曹臺屬亦達官也必曰吾奚不能為北既北矣居數歲見部寺臺之長其初亦進士也慕之或陟而位於外必曰吾奚不能為長而擠若是人而非哲且賢與闒不慧者能無是心哉曾不思進士仕而為縣者必先澌去其始為進士之心甘淪於丞簿甲冗之伍日與之浮沉從事庸汚狡悍如近溷如蹈蒺藜然將包荒之不暇也郡督郵至縣以揖焉部使至縣以跪邀於途焉吏抱案卷其前縣以署焉又不幸遂遂其欲以敗事又縣

以蒙誚讓焉又嘗與為進士者遇而於吾為轄其忍為轄槩以丞簿而不吾異也暮而入内愧其妻孥婢僕噤不以言焉如是而南部郎曹臺屬甚樂也不必北也居數歲而陟於外甚樂也不必部寺臺之長也其為縣者又曾不思羣試於禮部不幸而不得進士固亦丞與簿之列也固亦有逆吾之荒而包之者也如是而為縣甚樂也郎曹臺屬望之登山然部寺臺之長望之登天然其處既卑其蹔益集其心益危其欲益易以足力益思

以奮而功益因以倍者勢不容以已也幸今天下用進士為縣十六七而以功起為達官亦十八九遂至於元老亦有之是其成也視始仕為達官者不惟等耳或反過焉嗚呼縣於進士亦有功哉餘姚楊君居敬將知新喻縣君進士也翁君應乾與有戚謂必得吾言而後進士為縣之義始白雖然翁君不鄙予予之同年友也楊君世宦家又閱歷滋久而吐茹皎然得無以發蒙視予言乎

送僉事陳君湖廣提學序

書紀禹之徂征有苗易稱高宗之伐鬼方而商詩殷武亦歌之周宣釆芑南征之詩春秋桓文陘濮之役皇帝王霸之相承若將不能一日忘乎衡巫江漢之間者古之人亦何急於得楚哉以為都則僻以其地則田下中而泥塗多沮澤以貢賦包匭則羽毛齒革惟金三品出於他州尚多有之兵者聖人所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然則古人亦有得已之兵耶於乎此古之人所以動於此

而其幾應於彼發於一時而其憂及於千萬世者歟詩有之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言崧之為嶽通於王都疏甸之既久望秩之必通而其神之歆之宜其降而生賢焉若以為答也夫衡亦嶽也江漢大瀆也其尊豈亞於崧高哉顧其僻在南陬況不順者憑焉皇路為之不通巡狩秩望之禮曠焉其神氣安能與中國相為流通而尚望其有他乎哉故其所以不能一日忘者疾不順者梗之也討不順

者將引其嶽瀆之尊而匹諸嵩者也匹諸嵩者固將以生申與甫者望之也然不必其身親見之者公之後之有天下者也然而更千百年世非其世而廵狩望秩之禮移為封禪禱祠之儀雖嵩焉不免為明神羞而況於衡乎故唐韓愈氏僅意其有魁奇忠信之民生其間而猶有未及見之嘆夫申與甫豈特魁奇忠信而已哉則其未生而有待於今日之盛也可覘已有之亦未必不出于黨庠術序之間而其董學政者果洞古而照今𢽾

宜可坐而得之而為天下賀矣太和陳君文鳴由刑部員外郎簡當兹任君前為庶吉士於予為同舘且同鄉也信其泂古照今而於是乎有遭焉因同官之請贈行也而獨以是告

文會贈言序

金陵龍志仁由刑部員外郎出僉于浙志仁豪傑士也浙大藩也僉事憲臣也議者以為豪傑之才用則無其不可為者未也然必得大藩始有可為之地猶未也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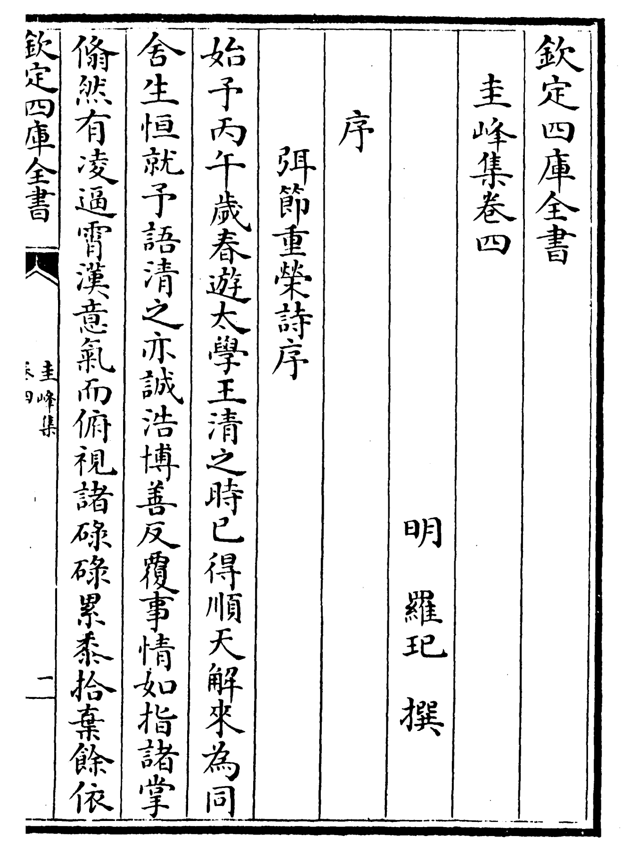
又必持憲節焉始有得為之權而志仁亦欲自試之以荅上之知也別其友以行於是其友之雅與文會者凡二十二人人為一詩以贈題必以浙之勝者志志仁他日次第之所歷也而其經緯脉絡予請為志仁商之夫人北道赴浙者必自檇李入春秋之末吴越於此日尋干戈爭尺寸焉今則東南孔道也則夫天下可以為有一定勢乎哉孟子曰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可不省諸而于是時當送者至導以入會府之城其於古也為

錢塘即而行禮上之禮越三日犀廟告至讀表忠觀之碑循蘇公堤拜武穆之像于西湖之上奮曰予何人哉庶幾臣節可勵也浙分東西為二道僉事歲分其一焉度浙而北泝者為桐江姓是州者誰也載求泰伯祠而鞠躬焉廉貪起懦于消息盈虛之間盡於明月泉驗之其然耶要令二千石無有慢遊以病民者有則必誅扃謝公樓室白石洞弭綠波亭下艤舟以嬉者其嚴乎使蘭亭諸賢尚在亦當減坐中觴咏之七孰為曹娥江之

廟驄之過也式之式清風嶺之祠訪林逋之宅亦有築堆讀書如顧野王者乎則駐節賞之而或舁夫所指有吹簫臺焉呵之左道無緣而入矣浙澤國也浙東之鵞池鑑湖剡溪浙西之苕溪葛洪川淤者必浚圮者必完奪于豪者必復舉以利民焉使民如歌白公歌之志仁可以告成事矣而今而後天下之人益信夫豪傑之才得其地與權真可以有為哉而凡二十二人之詩亦非徒作也若夫考績幽明之法則上與當軸者事也予何

敢與志仁亦自不必知也

圭峯集卷三



圭峰集卷四

明 羅玘 撰

序

弭節重榮詩序

始予丙午歲春遊太學王清之時已得順天解來為同舍生恒就予語清之亦誠浩博善反覆事情如指諸掌脩然有凌逼霄漢意氣而俯視諸碌碌累黍拾棄餘依

門戶者真鼠之遊于穴中而相啣以尾也故有旁睨而
冷眼竊笑而背唾出則閧堂抵掌大聲曰是病風狂人
邪而吾二人佯不聞自誓終其身不變是年秋予亦得
解清之來會取予一詩為其祖甚先生八十壽予詩極醜
厲而清之至今獨傳以為竒予不知其何以或者謬與
予合愛而不知邪明年同第進士又明年清之入為給
事中又明年予亦承乏史院顧予之尾瑣分量盈溢日
食於太官寅而入焉無所為申而出焉則有卧而已矣

而清之方目不暇瞬耳謏謏拾遺補闕以終晷向相與語者既次第蹈之莫予與也予獨得清之不以俯視者視予予亦足矣今清之被詔趨寜夏凡西邊軍儲得以便宜從事天子不能無望於清之也夫人之命一也捐之以與羣不逞者抗而為天子衛元元者軍軍之恃以生者食也齊民無食則饑且有救饑之政豫焉况軍乎况邊軍乎今天下之邊三北方最勁西次之而寜夏古朔方地西北其衝也所以裒積貯儲挹彼注兹使士飽

而歌而憤思一戰是又在吾清之是行也予愚不識天子意意其在此非歟清之行當過濬濬其家也封給事君方承顔于其先生膝下以予詩考之先生今可九十矣古人以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所以甚嫉夫仕而不歸者以著夫仕而歸者之榮也况清之將赫斯之重鰕清燕之侍翩然自天而下弭節登堂而頒首出蹴蒲褰幃而鮐背見合三世人以言笑晏晏衣錦之榮抑其末耳都門外菌地以莞而執觥玉立林林者招清之

以飲是餞清之也且飲于曰子前與清之語太學何事人謂狂茲何不復狂序送清之行序成餞會中詩皆足清之行矣

送蔣敬之歸省序

敬之之歸上之俞其請也且以寶鏹賚使途有常餼水有行舟舟有櫂夫關無滯譏清湘纔三千里耳誠無難至者恩之被也渥哉而前此贈父河西君為編修封母為太孺人黄楚于丘拜瞻珠翟于慈闈無忝為人子別

十有二年之稚弟寔弁郊迎序鴈行之舊慰慈侍之代
授已試之業無忝為人兄居幾何飛書告至于南海令
君令君誠之其兄也無忝為人弟傾我腹笥于彼髦士
無忝為州里師衣錦晝行至止山立輝其有光無忝為
州里之重客敬之是歸徒歸哉然敬之其官史官也其
祿常祿之外又益以太官之膳內法之酒也有大燕會
又以中士班大夫而坐于門進謝于殿也一日二日講
幃之侍興俯走趨衣袂襜如天光臨發誰也其也無所

逃於帝心也然則今日俞且賚諸敬之其直俞且賚諸他司而姑以例云也耶夫傭於人而受直倍於族傭焉用力且與族傭等雖其主不寤也或雖寤焉而不之較也亦獨不忸怩于心乎敬之必不爾為也於其行也不敢以不告者子敬之友也

送夏先生之湖廣序

懋齊夏先生蘇人也以連山歸藏之學授弟子于京師去來常數十人京師業是學者必自夏氏始名得其宗

多以之階進取先生起進士為給事中至左右給事中數十人猶依依在門墻如未貴時先生之教亦猶昨也故名日益高人日益親弘治甲寅十月詔以先生為湖廣右參議人皆謂天子多行先生言兹將觀其自行也行必以大大莫如湖湘故特以授榮哉而數十人者獨顰顣咨嗟奔相告語擇日時羣入謁且以賀起居班定有頃其立者如植趨者如傴默者如緘吁者如喙咸有所喪異其所以常侍側者先生亦戚然驚焉急揖以退

明日相與醵金大會供張饗先生先生酒半進而迭飲之因問前狀所以有執爵而告曰始吾二三子之旅而萃於先生之門也先生於吾之進也損之於吾之退也益之亨吾之屯擊吾之蒙迪以履導以謙困於行離以照之蹇於言解以發之大過不可包也小過可贖也吾於是乎少有革焉而又震以鼓動之節以品節之渙以蕩吾之鬱井以介吾之辨加吾數年吾之蠱惑似有瘳矣吾遯而歸家人巽吾而賀曰爾何壯而豐也無乃晉

見於君子乎爾之否而泰可冀也吾賁然咸來恒以為自今可以无妄為庶幾剝吾故而復吾新漸見乾坤之心乎今先生自此升矣則吾之睽孤有日雖憧憧同人亦何姤也先生觀吾其以為既濟乎未濟乎吾是以立而不知艮吾趾趨而不知鼎吾足視而不知所臨故默思而不遂所需故吁也先生於是受爵盡釂首肯而笑復有執爵者再拜請益先生曰子欲之乎請觀於兌之象足矣衆皆躍然拜教旅酬而罷他日有語是於予者

汪登也且曰願有序以送先生予癸丑同南宫考天下士可謂知已然不能文也次是語使登持以獻焉

送黎文淵還南城序

建昌為郡屬縣四其首南城縣縣有城在於黎盱二水交鳳凰山之陽城南出通會門百二十里為南豐縣又百二十里為廣昌縣東出武勝門踰黎盱百里為新城縣而南城北下未三十里已為撫之臨川金谿二縣葢郡之委也亦要會也故置戍衛以鎮遏不虞今去衛猶

為守禦所元季偽平章擅割據之雄為偽都僭王號宣德中荆又國焉其雉堞樓櫓門社之傑麗臺池苑囿之高深芻牧廩庾之富鐘竽笳角漏柝之喧羽旌纛幢之樹嬉遊歌舞之娛騎射弋獵之便殊有京國之態豈王都相仍於其處而然邪然觀其奇花異卉珍果嘉蔬酒醴之味直爭雄於洛陽姑蘇錢塘之盛要其土地之美山川之勝容有以召之也廣昌居上游林箐蒙密瘴毒殺人新城差沃衍南豐多磽确地皆不能與南城齒而

其民亦多老死農圃固不能如南城民尚通而善賈樂為遠遊薄海内外有之也吾嘗遊天下苟十室之邑三家之市吾可以張口飲醪闒囊為饑醉飽而嬉矣盍吾里閭之人多也最後之京師南郭之南市有吾里人偶語者以為適然耳既而隅墻而呼吾里人也高門華堂坐而談吾里人也吾驚曰噫何里人之多也吾舉順天旁午來賀且百人則南郭之人半焉丁仕隆擁重貲而好文黎文淵扈輦蹕而多技皆於吾如平生歡吾職史

事於今八年文淵老矣請於其長得與其子益國護校秉羽幢下歸歸則猶食官餉曳裾王門榮矣哉然浴盱水射遊魚登鳳凰山放紙鳶倚通會武勝門笑指負擔而入者曰三縣山泯來矣此則少時事也今虎旅司門無敢譁無敢闌入山川禁厲鳥獸魚鼈咸内物也寧復得爾為耶惟飲醇酒慶餘年得歸老以享鄉園之全盛招士隆輩亦歸使人謂南城人好遊遊而非忘返者於風俗不亦有助乎八月初吉偕仕隆來告別吾無以為

贐也以此贐之

壽鍾教諭六十一序

長汀孟方鍾先生有賢子曰文俊登癸丑進士其試南省時予實主司也優其文收之方其未試也私謂其儕二三子曰家君生癸丑今兹歲又癸丑六十其逢是為壽端茍占一第歸以為壽良宜咸壯其言而是之已而果然釋褐試戶部政時以新服孔嚴初志觖望居常悒悒未幾詔用言者議進士其聽以歸而文俊在遣中遂

欣然告行二三子来謁予曰鍾先生少有大志而業進士賈用不售自老於一校官而遜諸其子至文俊竟有今日之收訓信昌進教博羅年未至而疾以疾而請得請而歸歸而疾瘉疾瘉而至今日之躋文俊榮矣又得先生之壽而歸拜焉先生壽矣復得文俊之歸而榮焉所謂一時而衆美具也所敢聞於左右以去文俊遂為先生壽何如予曰先生之志乎業乎賈而不售乎遜諸其子乎疾乎請乎歸乎歸而瘉乎予皆不得而知也予

少居田見老農焉預厥種覃厥耜又飭厥穜稑以時而藝焉畝之塞也或固之畮之疏也或溢之原而萊蕪之隰而沮洳之間視他藝之芃芃者則迺愕迺悔迺屬其子而代終焉退擇其町畽曰吾葵吾蔬吾瓠苽尚可飽也而其生莫不翹焉秀焉扶疏焉而老農憂采薪棄之閉其戶而內觀也道之貞蓧之道之腴味之閱月充充如有得也忘其所有事而不知也而子之代終也適有秋他日連連焉以車畢登於埸再拜稽首于膝曰老農

怪矣用其子而享諸吾農不如盡進盃酒為壽如子之言則先生之齒休且尊矣以其子貴休之萃也享老農之利而非其伍者也吾與二三子縻於是欲以盃酒後其隣而不可得雖然不可虛也皆應曰然迺書予言授文俊為歸壽之獻

壽彭翁彥寬八十序

彭之先世祖以壽考聞至越為王始以貴顯而其名皆能與世相為終窮更數千百年語壽者固未有賢於祖

不獨彭氏也而越之貴彭氏迄茲蓋無之而他之氏族越之後如越者寧數百十而已哉彭雖微越不失為彭也故彭獨尊祖為彭宗越雖貴不與焉抑越之戰劉項間其得王也虎口之餘𫗨耳計其利害直以生易貴其貴也亦未能亢然南面稱孤固有可執而臨之道也使祖臨焉不以惡臭視之而恐其浼已也幾希矣蓋其趨不同也然莊周稱祖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以為壽是未免挾小數以攘竊機緘逆其天常為造物者

之蠹聖人之道無是也及其歷年之數容或謗聞之過使有之其戚屬朋友臣妾亦有與之抗年而俱存者乎無也然則飲水露茹草木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處可也古者堯舜百餘歲文王武王皆九十餘歲孔子大聖也亦七十餘歲傳之所記百歲為期期於此而已矣亦未聞聖人者數百歲云也葢往者不過則來者不續吾見天地之運於是乎息矣其可乎予嘗持是說以袪歷世之惑且欲以告彭氏彭氏居京曰彥寬叟有孫

妃于益國予里益都也里人莫不與遊愛之而欲予言其八十壽以是月六日晨持以獻予知叟之欲繩祖武也亦明矣然其未得也有苦身吐納呼吸之難及其既得也有約居野處之窮而又戾於聖人天地之道又況徒聞其語而已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書聖人之言也且不可信而語庸妄人之所傳以神者也可信乎予請叟觀於傳質諸羣聖人徵諸天之道順其常而為天下之大老亦一彭祖也已

慶喻翁以善七十壽序

三代井田之制既廢匹夫固有能與人主爭黔首以擅萬物之利而富擬封君者亦非必智慧豪偉桀大神變化以鼓夫天下也而世主亦嘗斬芟擢剔入於葢藏隱密中期與斯民更始雖其戾天穴地之姦凡為民害者一切不貰而於此獨遺焉豈其足與吾抗而終莫可去耶抑亦有不可去者也均是人也傭於人晝而力作宵而索綯終歲而不獲數金或傲而自田其勤倍焉終歲

而又不足其租之入又改而商則覆其舟幸以身免亦丐而已矣溝中瘠而已矣悲夫夫人豈欲自癘其身若是邪充其意也欲與人主爭黔首一也然而至此者田非其田也嗚呼世主其終復井田乎井田不復世主雖煦煦憂之亦末如之何也幸其有與吾爭者吾舉而付之使為之毋不猶愈於坐視其無告乎中人之家聚十馬牛四十蹄此奇貨也而佑不十金焉歲歉懸爵於國門令曰入十金者授必中人之家則天下皆孳矣何也

合百中人而金不足也改而令曰凡入千金者授則固與人主爭黔首者也然則其爭也柳子所謂貧之母是也明主特患其不吾爭耳爭衆則母衆母衆赤子其有不安乎然吾觀凡赤子之於其母戀戀然喜其康且壽也否則悲號隨之不知玆之所謂子母云者特其號焉而已而其實則有不然耶予愚不能決也南昌七十翁喻以善居京師貲鏹累萬而循循好施不倦豈亦所謂貧之母者歟是月既望實其壽期集來假予言往祝者

羣然也似皆欲其康且壽子母之説疑亦於是乎在予欣然書之翁弟吏部君最名知言其將謂我然耶抑不然耶

慶萬母楊宜人八十壽序

楊宜人母於萬氏於今六十年教其子武略將軍南京水軍千戶鏻世其官三十年歲漕京凡二十五年鏻之子又子鏻亦垂老宜人享今封内政猶不假人鏻亦不敢問一意治漕事乃有能聲也鏻之先吾南城人其南

京盖官居也故其漕閭歲一至吾遺吾以酒必曰鏻母手釀也吾飲之甘故鏻至輒問其年鏻每以康强對今天子之七年河决張秋歲漕大沮八年河復故道鏻獨先諸漕至則酒之遺也兼埕簏之將也兩幣吾恠焉請曰鏻之里舍有高鏻母之年者曰今兹孟夏而母八十是届觴以酒乎而隨以幣乎與文以言乎曰言也山澤之言木舘閣之言腴木乎腴乎曰必腴也然則其以吾幣往盍丐諸鏻是以來幣里舍幣也吾曰而來宜也而

母之毓于楊也二十年楊之姑娣妹同閤而處紉而綴繰而緒織而縷冪而酒漿固無選也其未聘也孰能豫以命婦待之乎况宜人之秩其服熊羆其帶鏤銀緋之亞也而可以妄意希之乎及其歸于而父也無有姒乎娣乎東西舍之號為娣姒者乎今其在者蓋十無二三焉服命服而八十者必而母也亦有傑然武弁為之子者乎固而里舍之髙而母也然吾覯而亦自邁往當必有隮又每曰而母康强則封固不止是年亦未可涯也

館閣碩儒往往藻繢粉飾當世事煕及萬世如見此特餘泚耳吾為介紹可得也鏻曰聞此已覺津津腴矣漕綱嚴姑書之去待十年更為九十序以煕吾室尤榮也

送錦衣張侯出邏序

歲聿云莫燕趙之間惡子弟食飲博奕費且盡思為寇偷益急每伺朔風塵起躍馬突出周道上矢聲摉然雖有賁育千夫而手龜足瘃饑虛困悴之餘亦不免戰掉失色伏而獻囊兔患於瞬息間誠畏之也況南人素綿

道遠而疲三尺童子可以制之其所檇者固其物也亦何擇於公私哉當是時懸人之命於手壯哉翼虎也而國門南出三途視他域尤多益河水不舟今天子貢道出焉故令甲三途歲遣錦衣支帥三人握符提衛士分出以邏其出必以子月望日又出三御史並臨之凡兵民之司皆受檄指麾從事期以靖寇寧民足國阜財而已今年中途屬張侯養直侯余友也少為武學生戰藝埸不如志而抑就右階時尚為百戶也嘗屢戰建州諸

衛得令官廉毅為其大帥所知以其名請乃有是命非常數也今日建纛出郊秉虎皮韣弓韔魚服僕姑在冰衛士屏息俛首不敢唾噎不敢仰視䟽而子趨離而鵠立整若斧几若尸人皆壯偉能戢士謂冠固在其掌中余獨知其建州之戰夜半率敢死士深入斬首獻軍門今茲禦人之寇固實健且趫也亦豈敢自謂强敵哉其出没騰蹂必輕騎遊韁無所止舍亦豈堅營壘嚴步伐而悉衆以為重乎以予觀之葢出穿窬胠篋之徒一籌

耳使道上之旅去其畏心并力支撑而生死以之則形格勢禁彼固無能為也尚勞天子朳士之出哉况侯斬將之餘勇視此輩蚤虱不啻也無著手處矣戢士亦其末事别筵有詩余總其意為之序

送祁君宗規出知徽州府序

御史郎吏也然其出按方嶽宣使監司雖以耆舊老成至其地亦必郊迎肅入以時謁見左右腋以坐問更端則起而對下巡列郡守必俯立迎道左庭叅必趨謝守

地惟謹至支郡之守與諸縣令則望塵而奔唱銜以入跽請而拜謝守地不職視顏色以退其下倅簿百職立廡下固已奪氣改容跼蹐盤辟進退維谷而已矣外而介胄之吏奔走喘汗於塵埃中御史坐軍中不知也雖然御史豈故為是哉自天子巡狩之典既廢其勢必歸於此亦治體宜爾也然尊孤易危羣射四至往往蒙被譴過十而二三九載最陟亦多監司之佐即前日之左右坐者也或歲末及則出守郡國即前日之庭參而趨

者也夫以前日居然受之今日自為之懦者於此有改行焉傲者於此有陵分焉雖有天下易治之郡吾見其難也祁君宗規得徽州獨曰始吾以進士出知唐山人意吾有愠色吾而不以進士視吾身思吾嘗為書生也於是為縣甚甘庶幾三年無𠎝尤既而召入為御史人意吾有矜色吾而不以御史視吾身思吾始去縣令也於是立臺端按廣西庶幾六年上下無𠎝尤今吾為守壤地千里而又託于王畿之内無宣使監司之察葢一

歲之迎而趨者一二焉其餘固吾殫其力而為郡日也向吾不為進士則山陰之書生耳求一命且不可又安有是邪於是其寮皆知君之安其官其去是而為宣使監司必思為守者不責其所難為凡為守者得行其志焉自宣使監司而入為部寺臺之長必思為宣使監司不責其所難凡為天下之宣使監司得行其志焉所謂無施而不可其在君乎徽之郡良未足盡君也遂相與文贊游揚以君為可法使予書之為送行序

壽中書舍人沈君七十序

中書舍人直內閣沈君以能譯西蕃書大臣薦之上俾教西蕃館生於今六年君亦年七十矣館之生聚而謀曰今茲花晨之明日甲子也又明日乙丑又明日丙寅吾師始生之晨值之孰有豚羜維俎孰有鴈鶩維封孰有醇醑維釃孰有幣維篚盍登吾師之堂展以為壽衆皆曰是不可廢也如斯而已乎則又謀曰孰知貫其往貿綃孰了畫其往募工盍圖吾之所以為壽意以是日

獻衆又皆曰是不可廢也如斯而已乎則又謀曰館在斯閣在斯臺在斯其盍往丐頌言為吾師壽於是分走丐焉明日駢來則又聚語曰吾師教吾如其子吾無伯魚之疑其子視吾異姓兄弟也吾今不敢以師視吾師請以父視之必得能言吾欲言者序吾意遂羣然入吾室請予實不能也然重譯之書亦嘗知之大抵體尚左行如龍文如鳥跡或如蝌蚪或如蟲之字于葉蝸之篆于沙世惟不能用之人亦未始之見也見之有不畫肚

箱口面墻者哉然則猝然囿而館食之出其文使業焉則必先譯其聲而後施於點畫偏傍之間聲既與吾聱牙詰屈是又長年習騎然且先畏之而怠者半矣又安能怗怗然據案以終業也乎加以為之師者自珍其能曰是不可以旦夕至或曰姑徐徐將自化或益迂其途以捍其入則其上焉者恃有他途進而幸以黜其下焉固日苟一日黜不黜其聽之也於凡入館莫不皆然而西番又古釋氏之教所從起其華嚴字母既足以傳中

土流百世為切韻祖則其制為文字深秘竒奥獨諸蕃比耶其師之珍而矜倍扵他師亦無怪其然矣况望能有以教子者教諸其徒如君者乎由諸生言之信有父之道焉子之於父不以尊俎為壽而欲其永長存圖固無助也詩傳則名附以傳其為永長孰與於斯諸生亦善壽其師者哉予為之序

送憲副張君之任陜西序

地之涯為邊衣之齊而緣也亦謂之邊凡罷物之旁肉

通謂之邊然則邊之云者封疆之盡際外此則為侯甸要荒所不及先王亦不得而兼治之葢越邊而求以為衣求以為罷物不可也然物之壞也皆自其邊始故先王於此尤慎之而重為之防非憂邊之民不足以抗之為之憂也憂夫無以使邊之民抗之有壞而入内之道焉之為憂也邊之民其生而風土之鍾長而氣習之漸大約與之亦不相遠其山海與之相陟降而浮游也其飲啜騎射漁獵與之相錯而便習也父内而子外也子

內而父外也或其身之迭為內外也皆不可得而準也而或者恃吾關吾堡塞在猶謂吾封域如完衣完罷物然其亦不思之甚矣於乎邊圉之寄可視以為何如而獨付之武人况憸人之與庸人乎正速其壞而已西北之邊古已不與東南並而西於今尤為多警洮岷亦西之一面生蕃西羌之所窺覦而比亦伏釁孔深天子以為宜得憲臣之有威望者節制之以銷之於未萌於是以監察御史張君為陝西按察副使往即其任君前奉

詔按甘肅邊臣諸不職者朝議服以為能葢肅之距甘也五百里是為瓜州瓜之西古玉門關也而中國之地至是亦盡矣計其道里之𨺗蟠蜩屈於河山之間腰膂脇要皆敵也其穿而入也幾隧其入而薄也幾城其變也孰激之其來也孰導之敗孰為之殿罪孰為之魁君在道時顧瞻躊躇固有定算而後諸嚚嚚者無所動其喙不得盡其辭焉稱曰能宜也洮岷尤近於甘羌之强不及於諸番偏裨將校非大將尊重臣而副使之得

久於其任又非御史暫臨比也天子之所以用君烏得無情乎或謂君端公之老者也宜在朝廷預政事其出非宜是之謂不知務凡罷物於其旁肉之邊倍厚之然後可保其恒完而不壞用君於邊固以厚邊也庸非所以重君乎此非予之言也其寮言之於予者也且使書之為序以為君行贈

送大鴻臚丁君之任南京序

弘治甲子秋七月鴻臚寺少卿丁君應韶擢南京大卿

仍其寺也於是自戶部主事轉而丞兹寺至擢少卿凡十年矣沂而同予登進士於今十有八年其前一年同予舉順天也葢十有九年矣於時應韶年最少廣顙而豐頤頎然凝立而孑孑高望而遠志不見其非予愛也遂屬望焉曰是吾人公輔器也然惟識之私心而已矣及入部得劇司人舉難之應韶若無營為事至而不知其何以為之也於是有鴻臚之選葢廷選也人又以為奪所宜居而處非其據應韶則優優乎素為之者自以

為不如如良御之御車而自中乎疾徐然久之自不能逃晃旒之明而辭兩階之屬目矣今日之擢良有由也予昔之望之庶幾其有徵乎雖然予忍忘應韶哉夫鴻臚之職在北為宣上達下之要樞在南為優游養高之地少卿為下大夫之秩大卿則中大夫金紫之尊兆則少卿之務偏煩而南則大卿之政益簡以尊之位臨簡之政簡與尊相遭刻峭孤厲常必由之而天下之能事去矣守其位終身焉猶懼其蹶也况進而有他覬邪有

能反是而秉静焉以觀焉遇有得焉而蓄焉蓄既富焉而竢以出焉雖進而大有為焉猶履常途耳況今兹邪以應韶之壯且碩而精慎又若是於予之説必有擇也其何歉於予之望也邪予曰竢之而已因同年之别之而欲彚於予之一言也予於是言焉

慈慶省迎詩序

蔣母太孺人春坊右中允敬之母也本滇産也先編脩君宦滇時室焉敬之所從出也兹老于湘為蔣氏壽母

享今封則敬之前編修恩也敬之入朝於予為同年且同官砥礪予也居多姓異族也實同生也母也有母我之道焉弘治乙卯予督敬之歸迎來兹而遂予之一拜瞻以為快既而敬之以丁巳至不果也予愼之意者清湘水土時物宜老之品絶天下未忍遽奪其素耶或依依桑榆人之情也而尊宿遲莫之年又怖於遠且險耶或姻婭婚媾之恐去其儀刑耶將孫甥孩稚之不勝其暖暖姝姝也敬之之不能勇也殆亦如是而已矣敬之之

今也自院而坊有青宮齎學之校有講帷迭更之班有國史之纂而尚方珍異時出疊賜日倍於前於是始悔其曩也之不勇然違省已七年矣具書告於其兄汝守君不竢報遽入疏請詔乘傳以歸予懽甚因之寓告曰清湘之産誠美矣然不知孰與宮醪珍羞與夫四方水陸之珍萬里之行長江之險若可怖也然不知孰與滇南人馬履跡之跋婚媾孫甥之戀戀不能置也然不知孰與膝下子婦之懿夫惟無較品物之相形較則美惡

之自明也無嘗天下之大險嘗則險夷之自知也無忖一體之分形忖則親疏之自別也敬之之歸其勇乎其又可隱於予言乎庶幾母之覺而許之而至於斯也使人見且拜之謂有是母也斯有是子也為天下母之勸也不亦快哉諸别敬之者聞之合辭曰善咸賦詩一章命曰慈慶省迎詩書予言為序

瑶池寓慶圖序

弘治甲子十一月二十日太倉毛太安人七十晨也太

安人范姓春坊右諭德毛君母也君甞迎至京獲恩封
既奉以歸不敢復强至是厭于憲度無緣便私以遂其
登堂之慶蚤夜徬徨跂而南望焉則呻吟以戚入而趨
班則已退食自公亦呻吟以戚明日復然嗣子貞尚少
也稚喻其志跪而請曰大人起居愆于素甚得微有大
母之在念歟得微有婆婆逬慶之悔歟得微念兒之體
孱不足以給使令歟兒實壯也君躍然以喜曰吾不識
兒兒何可人至是果能是吾其置觴與豆于匭又曰吾

其製冠帔與服賫之于篋命僕于潞河之灣曰具舟則坊寮中允蔣君舟也召日者于衢謂曰為吾差吉則八月壬午之剛也凡既具矣君又曰然則何以寓吾意貞曰兒聞瑶池為王母居者其桃華實皆三千歲願大母之壽如斯以副大人意然必有圖焉君曰吾其為繪事之工是徵君又曰然則不可無述其事貞曰大人職是文事與其事者是也君於是以屬予顧予亦何言哉其告貞歸至之日拜太安人於庭下進而致辭曰大人飭

孫之歸日吉時良以利啓行水道二千里餘無滯無虞實附同官之舟無詒大母之憂及其壽之晨也垂圖於堂發篋獻服啓匭出觴酌而進曰大人以孫歸為壽其祝百歲康彊于曾大父有光惟我後之昌不知太安人於是其將惟貞之祝也足樂乎其必君之歸而祝也而後樂乎語有之雖有離憂亦樂也君其可以無憾予因於序圖之末道之云

李氏族譜序

玉山之李氏祖紹興紹興之李氏祖青澗青澗之前無所考考自馬翅谷靖康之難永奇舉族殲焉宋謚忠愍是已而子顯忠以先歸宋免後屢以忠義奮為宋名臣晚乞祠居紹興紹興之李祖青澗是也顯忠薨謚忠襄子以讓徙玉山遂為玉山人玉山之李祖紹興是也以讓名遜於忠襄子次第三也而譜云孝宗賜金帶迄不見他思功臣子理不宜爾或其志不樂仕而其徙也實避而遁歟至其十世尚多抱德而隱者間雖仕仕亦止

郎吏州縣之官葢天於韜晦之裔益培息之使厚而大發之故此其遲遲也至十一世敬敷始有方面大夫之位則所謂厚而發者此其權輿而玉山將復如紹興乎可必也敬敷在刑部主事時圖系忠襄而下詳其事于左而肖其像于右彰善表爵至於其子之行而止凡十二世為玉山李氏小宗譜分司於淮時又上泝古初而旁及於他支凡碑銘遺文皆在為李氏通譜連為一卷於乎敬敷之譜之宜也夫物未有萃極而不渙者紹興

之所以有玉山也然則自玉山而復為其他又誰能禁之哉又必有為之祖者矣故曰譜之宜也雖然譜國史例也同一備遺意也古者有功德者有天下其次有國又其次有家特國大而家小焉爾而備遺之意因之忠愍忠襄以有顯功而為紹興之祖以讓又以有隱德而為玉山之祖則自玉山而遞為其他於無窮必有功德者為之祖也譜特備遺一事爾而其實不專在是也敬敷譜成丐予序敬敷名寛今自貟外郎出僉雲南有志

於世况其族乎故極論之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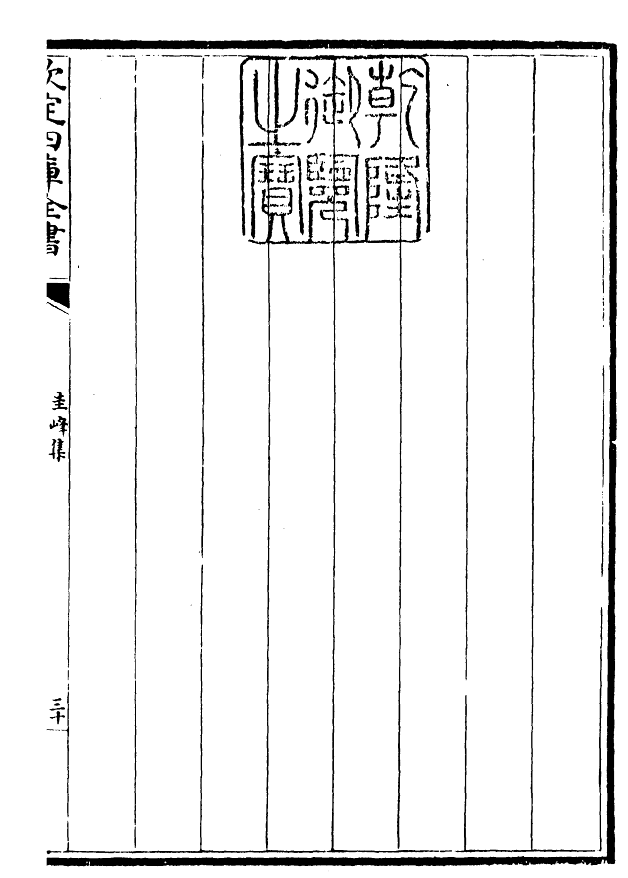
壽丁母八十序

古松怪栢多于顛崖斷岫嵌嶔巖广人跡之所不至者亦性也地也人也天也天之生物氣獨先焉而功則後者豈無説焉夫物莫不榮於春而瘁於冬突焉而碩者不數歲則蠧矣松栢無是也非所謂性者歟郊於大國者其山童童則舉盡之矣孰仁之哉跡與力所不及亦已耳非所謂地者歟金鑛于山珠蚌于淵腰絙篝火極

百𡰱期必致之而海外絶域能言之鳥獸及書志所不錄之珍怪亦皆有以得之若神施鬼設然其他可知已而亦得以逃斧斤之患於中國者非所謂人者歟若夫狂雷斧之礹磹焚之金石為塵是之謂天固亦萬不什一矣吾故曰功則後焉而人之生也人之功則先之獨異於是五體完具氣遊其中宣暢液浹攝為太和性固壽也宮而居火而食匪夷匪裔不病不顛壽厥地也兵革曠百年之見癘氣沓没齒之逢天之壽人亦多矣乃

若寡爾嗜慾時爾飲啜衛爾形秘爾精保合導引適回厥真是天地性固不能為而謀者反是周身皆斧斤也吾未見其全人矣故曰人之功先之焉噫松栢之壽天也人之壽人也顧可松栢為人謀乎哉吾盱風氣遒勁其人類多壽考出而家諸地者亦然可見者若丁母其一也母僑居京師崇文坊相志剛大其貲于舊且相什伯教三嗣仕隆仕元仕偉親賢樂善如儒人予家食時仕隆仕元迭往來商于鄉歲轉還焉而日益狎故習知

母之賢然而未及見也今年春予至京訪其家入而得其棖塾之敞靚焉坐而得其堂宇之亢爽焉揖而得其子姓之恭肅焉俯而得其臧獲之趨蹌焉有是哉母之賢也既八月予戰藝場獲厠賢書之三日實母八十之晨鄉人有事于兹者欲予言以為稱觴侑予為説松栢之壽庸著母之壽人也匪天也以人而全其天也逸逸其觴戔戔其弁曰趙之英曰燕之彦祝耶頌耶言笑晏晏松耶栢耶孰曰予諺


乾隆御覽之寶

圭峰集卷四